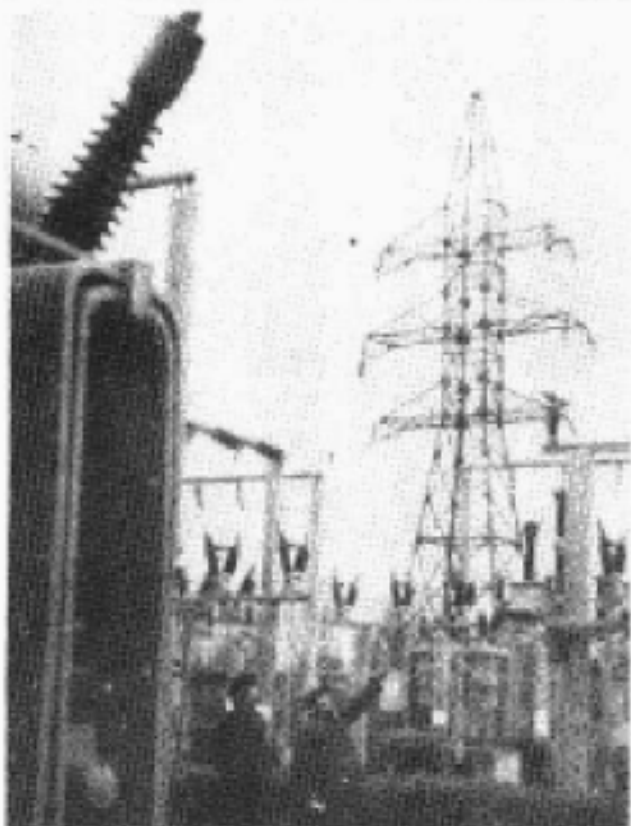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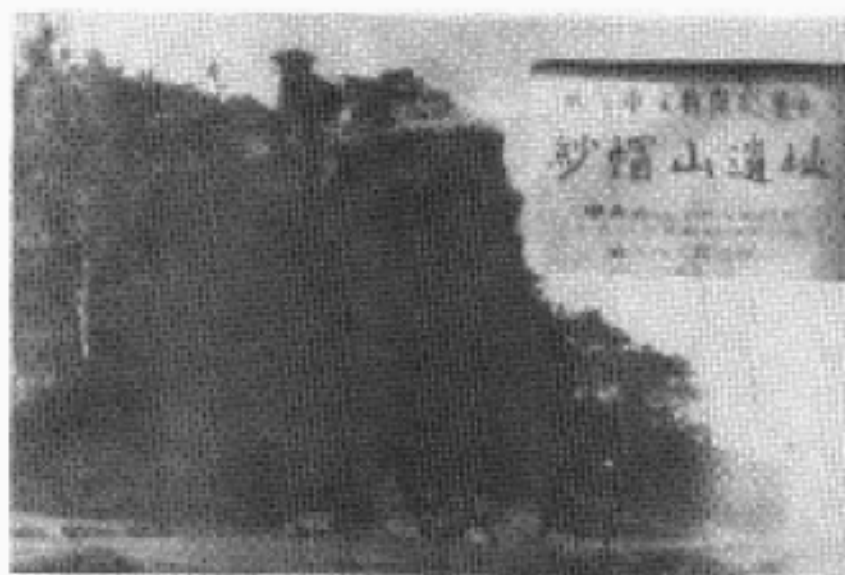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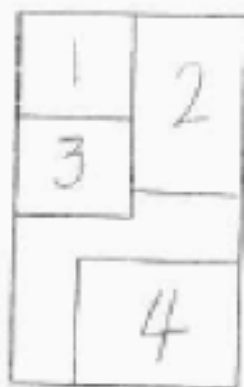


YH182/39



- ①东西湖吴家山旧貌变新颜，图为区政府大楼鸟瞰。
- ②省委副书记王群、市委副书记谢培栋等同志来监区检查工作。
- ③30年的艰苦创业，已累计农田水利投资8000多万元，排涝能力达317.7秒立方，灌溉渠道556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达30万亩。
- ④汉南区纱帽山全貌



1939年的长江水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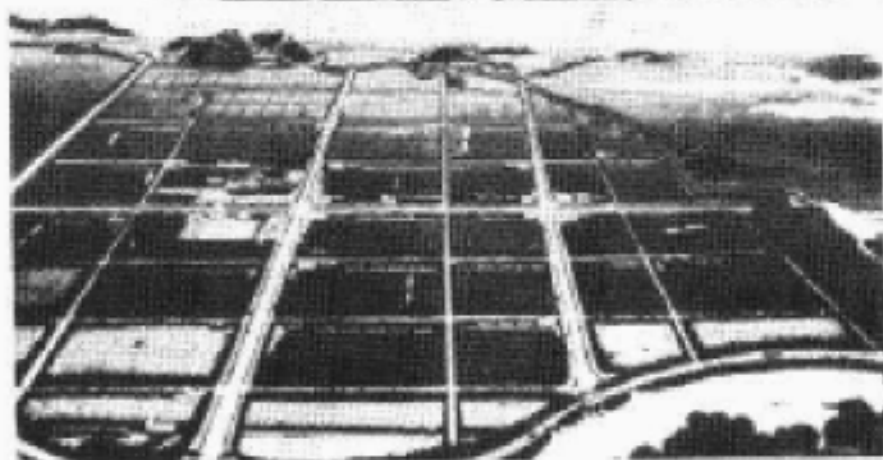
汉阳月湖堤旧貌

高若冰 供稿

汉阳县人民政府领导泛北湖区人民开沟挖渠消灭钉螺的场面



汉阳县 供稿



汉阳县泛北湖区旧貌变新颜

目 录

水 乡 沧 桑

东西湖围垦纪略	陈卫真 (1)
东城垸围垦亲历记	匡宗义 黄健行 (12)
忆汉南农场的围垦	邓有忠 (20)
太白湖畔忆沧桑	尹常淦 (25)
银莲湖春秋	叶汉武 (29)
千村万户送“瘟神”	戴耀汉 (34)
参加防治血吸虫病片断回忆	龚兴祺 (40)
纱帽山的变迁	王庆和 (45)
马沧湖今昔	浩 瀚 (51)

建 设 史 话

汉阳公路的旧貌新颜	李肇始 (53)
汉阳桥梁漫话	艾政宽 (58)
记德丰闸与西湖垸的修复	季禹功 (63)
东西湖塔尔头泵站建站始末	秦立长 (66)
中苏友谊的结晶	
——话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	唐袞澄 (72)
歙乃声声话木划	商若冰 (81)

教 育 拾 零

民初到大革命前蔡甸地区的教育	郑桓武 (137)
私立汉阳新民中学	郑忠银 (144)
我在汉阳文德书院的学习经历	程延龄 (147)
回忆三入小学	李德永 (453)

经济丛谈

- | | |
|-----------------|-------------|
| 鹦鹉洲的竹木市场 | 骆加得 (85) |
| 简记永兴兄弟轮船公司 | 史衡平 (93) |
| 胡尊记轮船公司琐忆 | 林彰善 (101) |
| 近代汉阳的榨油业 | 梁业盛 (104) |
| 朱德和酱园、糕点、杂货店的兴衰 | 蔡欣鉴 (108) |
| 老汉阳乡土风味杂谈 | 尹明阶 (114) |
| 阮家湾鱼苗生产溯源 | 计然策 (117) |
| 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前前后后 | 燕 麒 (119) |
| 辛安渡集市史话 | 戴大定 (127) |
| “小汉口”侏儒镇 | 尹翼长 (130) |
| 蔡甸厘金征收局捣毁记 | 苏民生 (132) |

胜地游踪

- | | |
|------------|-------------|
| 人文胜景话龟山 | 余开来 (158) |
| 高耸入云的龟山电视塔 | 冷 霜 (167) |
| 晴川阁怀古话今 | 商昌荣 (169) |
| 漫话归元禅寺 | 燕明富 (172) |
| 九真山话旧 | 王仁佑 (178) |

社会百态

- | | |
|---------------|-------------|
| 汉阳的回回民族及其特色建筑 | 于福生 (186) |
| “红学”与“白学” | 郑燮文 (193) |
| 我所知道的柏泉天主堂 | 高光斗 (198) |
| 扁担山墓园 | 榎 燕 (201) |

沿革建制

- | | |
|----------------|-------------|
| 建国后汉阳县建制与疆域的变迁 | 郑绍史 (205) |
| 近代汉阳县地方政权见闻 | 匡 侯 (207) |

东西湖围垦纪略

陈卫真

1957年10月13日《湖北日报》曾以《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事——祝贺东西湖围垦工程的兴建》为题，发表社论说：“正当千百万人民沉浸在欢庆举世闻名的长江大桥胜利通车的时候，我省又发布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就是在武汉市西北部的东西湖荒原地区，将要动工兴建一个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国营农场……从它目前的围堤工程以及建成农场的浩繁工程来说，完全可以与我省在1953年所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在1956年建成的汉江分洪工程遥相辉映，夸耀于世界。也完全可以与在我省建设的属于世界第一流的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而相媲美。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东西湖的围垦工程与农场的建成，将不愧为我国千百个伟大建设中的又一枝美丽而灿烂的花朵……这一事实，又充分说明了只有在被解放了的新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把这块沉睡而荒芜了多少年代的土地让它苏醒过来，变成美好的为人民造福的乐园，才能实现这个地区人民几十年来的心愿”。

如今，32年过去了，这篇社论的预言已成为现实。但是，当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怎样领导东西湖的创业者改造自然，艰苦创业的？今日垦区的现状如何？并非尽人皆知。现就我在垦区工作、生活30余年的见闻以及近7年间在编史修志中查阅过的史志资料，撰成此稿，以便人们了解过去、珍惜今天、思考未来的不时之需。限于个人孤陋寡闻，错讹之处，祈知情人士予以补正。

垦区叙旧

东西湖垦区地处武汉城区西北近郊，原为古云梦泽，属江汉平原东端之汉水出口入江左岸的水网洼地。东连张公堤与汉口接壤，南隔汉水与汉阳县相望，西傍渍水与汉川相连，北滨府河与黄陂、孝感相邻。全境东西长38公里，南北宽22.5公里，面积495.51平方公里，约合74万余市亩，其中湖泊水面14万余市亩。所辖地域原分属汉阳、汉川、孝感、黄陂等县，属汉阳县的占90%。

昔日垦区虽土地肥沃，水域广阔，宜农宜渔，但三面环水，除张公堤及汉江大堤外，均无堤防，每逢汛期，境内一片汪洋，汛期渍水遍地，钉螺孳生，地利湖益未尽，反而血吸虫病流行。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迫害，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湖区满目荒凉，十室九空的惨象。到解放前夕仅有3万余人，耕地也只有3万余市亩。

“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后东西湖开始复苏了，1956年，区内人口增至6.9万人，90%从事农业，渔民及其他不足10%，可耕面积旱地139153市亩，水田35534市亩，共计174687市亩；经济以农业为主，渔业、水产次之。围垦前，由于汛期江水侧灌府河、捍河，洪水停灌湖区，可收面积仅2.83万市亩，多数土地常年只能种一季小麦。湖鱼年产量约980万斤，湖草每年产46万余担。

1919年，密昌堦倡议修筑“汉城垸”，将沧水以南及川汉路基（现汉丹铁路）同张公堤以北，东起戴家山金潭、银潭，西至辛亥渡，围堤垸73华里。因公款短缺，堤未竣工即半途而废。1935年，李介侯等人续修汉城垸，从汉江工程局借款60万元作围堤经费。又因工款不够，中途停工，伏汛一到，前功尽弃。

解放前，除了这两次是正式动工修堤以外，地方绅民倡修汉

城垸的，还有几次：1928年，吴保春倡修未果。1931年，汉阳县绅民筹款修堤，因动工太迟被春汛所阻。1941年蓝熙周倡修未果。1944年，湖北省政府应绅民之请，派汤震龙查勘3个月后，竟以协调黄陂、孝感、汉川等县的利害关系为由，作出修筑汉城垸“一利十害”的结论而了事。1945年11月，又有修筑汉城垸的建议和计划，因工款无着落，未成。这几次筹修汉城垸，目的虽只在局部围垦，工程规模并不宏大，但由于反动统治者不关心人民疾苦，在勘测、设计、人力、物力等方面未给予应有的支持，加上筹修者计划不周、力量不足，都成了泡影。

七年筹划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极其重视治理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洪水工作，对东西湖围垦曾以7年时间进行过多次筹划。1950年8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就责成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所属中游工程局查勘东西湖地区。此后，长江水利委员会曾4次组队查勘。1951年，该会先后在云梦县黄江口和黄陂县黄花涝等地设站测量水文，并于1952年8月就勘查所得的不完全资料拟出了《东西湖蓄洪垦殖意见书》，提出“大水之年蓄洪（可蓄洪17.6亿立方米，削减长江洪峰2600/秒立方米），不蓄洪之年则进行垦殖（可增垦田亩38.37万市亩）”的初步意见。1953年，该会在这个《意见书》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东西湖蓄洪垦殖计划任务书》，具体拟出了围堤、进洪、建排水闸、挖引渠、造防浪林等各项工程方案。1954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中游工程局在所拟《汉江下游北岸地区水利综合开发工程轮廓规划书》也列有东西湖蓄洪垦殖工程。1955年6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勘察设计院第六勘察队又提出了《东西湖蓄洪排渍工程查勘报告》，就围堤堤线、水利枢纽、排水沟渠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同年1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了《武汉市附近湖泊防洪排渍方案》，此方案第三篇专列

了《东西湖蓄洪垦殖工程》，提出蓄洪排渍并重的规划方针，分别估算了工程数量、投资额、增殖田亩、保护面积与年收益等数据。还考虑了毗邻地区的排渍问题，并建议工程交由地方兴办。中央水利部曾将此工程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因水利经费削减而取消。

1956年3月，武汉市水利局会同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北省水利厅、孝感专区及汉阳、汉川等县，对东西湖进行了详细的查勘，经反复研究，一致认为湖区经围垦后，有无限发展前途，非超过1954年洪水水位，则不轻易蓄洪。如再遇有1954年同样的洪水发生，武汉处于紧急状态，必须采取分洪措施时，可作临时决定。因此，建议将“东西湖蓄洪垦殖工程”改为“东西湖垦殖区防洪排渍工程”，去掉“蓄洪”二字，以“防洪排渍”为主，不另作蓄洪工程规划。

全面勘察设计 正式批准围垦

1956年8月，武汉市水利局根据省、市人委指示，抽调干部组成“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筹备处”，省农垦厅派来一个规划组协助进行水利测量和农场的规划工作。两个月后，市水利局副局长贾正群率设计室主任金万龙、副主任李光顺等7人，从姑嫂树出发，穿越荒湖，踏勘7天，拟出《东西湖垦殖区防洪排渍工程设计任务书》报送省农垦厅审定后，经省人委签发，由厅长周季方乘飞机面呈中央，当即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批准，并由国家计委将东西湖围垦工程列入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同年11月，省委、省人委决定由省农垦厅、水利厅和武汉市水利局、农业局在原“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筹备处”的基础上，共同组成“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筹备委员会”，由省农林水办公室主任夏世厚任主任委员，周季方、陶述曾、方敬之、

郭欣等有关负责人任副主任委员。紧接着，筹委会办公室从组成单位中抽调干部、工程技术人员160余人组成地形测量队和综合勘察组，再深入荒湖全面勘测，完成了一系列规划设计任务。城建部武汉市政工程设计院完成了《汉口东西湖垦殖区防洪防渍初步设计》、《东西湖围堤工程有关施工组织设计的几个问题》；省农业厅、水利厅提出了《东西湖农场建场计划任务书》和《东西湖农场土地规划及初步设计》，先后报送中央和省人委审批，为兴建东西湖围垦工程，作好了最基本的准备工作。

围垦东西湖既可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满足城市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又可为武汉市区防洪新增一道屏障，还可根治垦区对人畜危害的血吸虫病，真可谓一举三得。1957年8月中央正式批准东西湖围垦工程动工兴建，投资3800万元，其中围堤排渍经费2000万元，建场投资1800万元。

调兵遣将 准备围垦

东西湖围垦工程经中央批准之后，省、市及有关专区、县立即组织领导群众紧张地做施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省委、省人委决定调集孝感、黄冈两专区民工和组织武汉市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生以及部队义务劳动大军共10万余人，以完成围垦工程任务；并从省、市、专区抽调干部负责领导工作。1957年10月8日，湖北省东西湖围垦工程指挥部成立，并相继成立党委，统一领导和全面负责完成修堤建闸任务。围垦指挥部总指挥长兼政治委员是张体学省长，副总指挥长是省、市、专区有关负责人；王海山、伍能光、魏廷槐、夏世厚、陶述曾（兼总工程师）、方敬之、贾正群、涂允成（兼副总工程师）、侯维晋和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安宇。指挥部下设政治部、办公室、工程计划处、材料供应处、交通运输处、卫生处等职能机构和8个分指挥部、1个义务劳动指挥部及建闸工地，组织领导施工。因劳动力不足，同年10月

中旬，张体学总指挥长又电请国务院转军委批准派驻汉部队一个师支援围垦工程。10月22日，武汉市委、市人委决定抽调千余名干部，组织义务劳动大军支援围垦工程，同时落实了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和抽调医务、技术人员及解决交通运输等一系列问题。10月31日，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通知，提出围垦工程的指导思想、原则、方针、领导机构等具体意见，要求在11月中旬以前，必须做好施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11月下旬开工，春节前完成50—60%的任务，1958年3月底竣工。

在省、市委和省、市人委号召下，武汉市和孝感、黄冈两专区有关县区干部、人民群众，迅即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围垦。一时间，申请书、决心书犹如雪片飞向各级政府和围垦工程机关。到11月5日，仅武汉市机关（包括中央驻汉单位）100多个单位就有12892人报了名。市委党校干部全部报了名。武汉军区接到军委命令迅即成立义务劳动指挥部。市兵役局夏夔副局长带头报名并要求第一批上堤。武汉制药厂党委书记、南洋烟厂厂长和很多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都带头报名参加义务劳动。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在围堤前线，总部和各分部的先头部队遵照省、市委指示，早已打响了搭盖工棚和运输、储备劳动工具及生活物资的紧张战斗。市供销社土产经理部四面八方组织货源，为围垦大军准备了40万根楠竹和篙竹、26万条芦席、20万担筲箕、15万根棕绳、12万张油纸、54万片竹等材料 and 工具。市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力量抢运各种物资，昔日沉睡的荒湖和默默东流的捷径河一下子热闹起来，荒湖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小河里木帆船、浅水拖轮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起大风船只不能航行时，汽车、手车、骡马车就一齐上阵，继续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工地，日运量达50余万斤。到11月下旬，各分指挥部都搭盖好了可住万人的工棚。同时，百货、副食、餐馆、邮电所也都在工地设了服务点。省、市卫生系统还抽调专家、医务人员

350人组成工地医院和卫生所，成立东西湖围垦地区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这一切准备，为胜利完成围垦任务创造了良好条件。

围堤建闸奏凯歌

经过组织上、思想上和物资、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充分准备之后，东西湖围堤工程提前于1957年11月15日，在金银潭义务劳动工地上破土开工了！第二天，市委书记李尔重来到工地同第七大队一起参加义务劳动。11月23日，第一分指挥部（黄冈专区）民工全部开工。至24日，围垦工地已上民工和义务劳动大军共7万人，接着也陆续在各自负责堤段开始清基。到12月1日，围堤工程全面施工，中旬进入施工高潮。

在此以前，湖北、河南两省本着互相支援的精神——湖北支援河南灾区、河南支援湖北农业生产建设，协商成立了两省农业水利调配委员会。由河南动员商丘和开封两专区10个县的农民7.1万人前来支援东西湖围垦工程，以替换孝感、黄冈两专区的部分民工返乡参加当地水利建设。为了搞好两省民工大协作的关系，执行总部热烈欢迎河南民工、做好调换民工工作的决定，各分指挥部迅速行动起来：汉阳县分指挥部及时给河南民工腾出了1250人的住房和880平方米的工棚，并从县里送来了生活物资。云梦县分指挥部还特邀几位河南同志当“顾问”，了解河南民工的生活习惯、风俗、语言，准备了面粉、大葱、牛肉等生活物资。各处的工棚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热烈欢迎跋涉千里而来的河南兄弟。当河南民工深夜到达工地时，马上有人提马灯、打手电迎接到住地，用早已准备好的热菜热饭招待他们，帮助他们安排好住宿……这些都使河南兄弟深为感动，增强了团结，激发了劳动热情。

首批河南民工3000人内到达工地稍作休整准备后，就在12月6日早晨上堤开工。他们与黄陂县派来的队长、施工员一道冒雨

施工，两天完成了三天的清基任务。至12月中旬，工地上两省民工和义务劳动大军已达12万余人。其中河南民工上堤施工的近7万人，分配到黄陂分指挥部的万余民工，除病号外，无一人缺勤。李友业鞋破了，脚被湖草割得血直流，也不肯下“火线”。

为了充分发挥民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掀起施工高潮，总部党委于1957年12月26日至29日召开了东西湖围垦工程首届民工代表会议。党委第二书记、政治部主任王奎作了《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全线施工高潮，一定要赶在洪水前面，保证明年三月底以前全面完成围堤任务》的报告。会上，730名代表就黄冈等指挥部13名代表介绍的如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劳动竞赛、提高工效的经验，进行了讨论。最后，党委第一书记伍能光作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全线施工高潮，争取按期提前完成任务》的总结。会议还通过了开展劳动竞赛的决议。会后，分级成立了劳动竞赛委员会、分会和小组，按照政治部制定的个人或集体模范条件和奖励办法，负责组织领导竞赛。这样，整个工地马上掀起了劳动竞赛高潮，工效不断提高。有的大队人均工效由每天1.66立方米骤增至3.52立方米。1958年元旦那天，95%的民工还坚持劳动了半天。贾正群副指挥长带领总部机关干部深入工地，与民工一道在劳动中度过元旦。

在劳动竞赛高潮中，驻汉部队劳动大军提前6天超额11%完成任务。某部80多位校官以上老干部、老红军在挖好养殖场32个鱼池后，不顾年老体弱，还在淤泥水滩中开辟了一条长2公里（由养殖场场部通往运输公路）的宽阔马路，为了纪念他们在围垦中所建树的功勋，这条路就被群众敬称为“将军路”。至1958年1月7日，全线已完成任务29.92%。

元旦过后，岁暮天寒，春节将至，人心思归。河南民工本不适应工地的水土、气候、饮食，工效不高，加上有的分指挥部经济估算过紧，使其所得工资偏低，所以到1月9日，陆续自动

离开工地的已达6600多人。湖北民工受其影响，也有少数人自动离开工地返乡。针对这种严重威胁着按时完成任务的险象，总部党委和各分部以及河南各级带队干部，当即从经济生活、政治思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步稳定了民工情绪，扭转了局面，促使工地又出现了围垦新高潮。尤其是湖北、河南两省和武汉市的党政首长来到工地慰问之后，民工们热情更高，决心“与洪水赛跑，向荒湖要粮”，保证按时完成围堤任务。春节期间，有7万民工坚持战斗在工地。春节过后，12万劳动大军抢晴天、战雨天、冒风雪、斗严寒，艰苦奋斗，工效日益提高。浠水指挥所三中队89名突击队员，人均每天挑土5.72立方米（合4.98个标工），工效提高1倍。为了抢在洪水前面修好围堤，武汉市委、市人委又从工交、财贸、基建等系统和郊区动员1.2万工人和农民，于2月下旬陆续上堤增援。

至3月7日，围堤工程完成了总任务的80%，百里长堤基本形成。黄冈指挥所2000多民工，早在2月8日就在所承担的700米堤段上铺好护坡草皮，提前52天首先完成任务。接着，捷报频传：2月28日武汉市义务劳动指挥部提前30多天完成了围堤2260米的任务。参加围堤的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生共6万多人次。4月11日，围堤计划工程量已基本完成，一条长达53.57公里的大堤已雄踞于府河之滨。

可是，正当胜利在望的时候，险象发生了！

由于堤线穿湖走汊，堵河填港，要跨越黄孝河口、涇河、东流港、破口湖、南赛湖、赵家赛湖、杨泗涇、小连湖、罗官湖、黄牛湖等长年积淤、地层复杂的地方修筑大堤，在规划设计勘查定线时，对此估计不足，未全线进行勘探，施工中淤泥清除未净，有的堤段土料差，填土含水量大，以致在已建成的某些堤段发生了坍、滑、裂等险象。于是，3月底后就开始处理险工险段和一般堤身沉陷后的加高加固工程。为便于指挥，总部于4月11日从

黄花涝迁到大李家墩，并把工地上剩下的湖北专县的部分民工和武汉市重新组织的工人队伍1万余人，组成4个抢险指挥部；提出“鼓足干劲，赶在洪水前面，抢救一切险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战斗口号，由工程技术人员具体指导，在总长2700米的19个险工险段上，采用“中心填土法”，作戗台和导滤沟等技术措施，持续奋战3个多月，抢在洪水到来之前，基本稳住了堤脚，加固了堤身，全部完成围堤建闸工程：防洪大堤长3.75公里，顶宽5米，堤顶高程在29.5——30米，堤外筑20米宽防浪台44公里，台上植防浪柳11万株，开挖一条长达7.6公里的排水总干沟，建成大李家墩三孔重力式排渍水闸和袁家台单孔小型进洪涵管。共计土方1575.7万立方米，混凝土4300余立方米，石料2.45万立方米。

1958年8月3日，总部副总指挥长伍能光会同省、市、专、县有关负责人检查了堤防、排水渠、排水闸、防浪林和各堤段的险工险段处理情况后，一致同意验收各项工程。从此，荒湖变相，自然改观，垦区人民日益幸福康乐。为了永远铭记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围垦大军的历史功绩，纪念围垦工程的伟大胜利，同年7月1日，总指挥部在大李家墩建立起一座高5米、底宽3米、上宽1.9米、占地12平方米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当年12万余劳动大军奋战荒湖、兴建百里大堤的浮雕和《东西湖大堤纪念碑文》。

边围垦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

遵照中央、省、市“边围垦、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的指示精神，1957年10月，成立了开荒指挥部和排灌指挥部，在进行围堤工程的同时，开始开沟排水和垦殖建场。10月8日上午，11台崭新的拖拉机开进了“东西湖荒原”，开荒主任方敬之宣布东西湖开荒工作正式开始。当年开垦9000市亩，全部播种大麦和蚕豆。随后参加开荒的大小拖拉机陆续增至50台，到1958年春，

开荒并播种14万多市亩。1957年11月奶牛场动工兴建，首批来自内蒙草原和北京郊县的优种奶牛430头运进农场，开始在东西湖“落户”。同年12月，省编制委员会正式行文通知，成立武汉市国营农场管理局，全面领导垦区内的开荒、建场、生产工作。次年3月，正式组建6个畜牧场、5个棉粮场、3个蔬菜场（均分类以序号命场名）、1个水产养殖场和2个试验站。到9月，省人委决定将垦区内原属汉阳、孝感、黄陂、汉川等县的土地、居民分两批划进农场，完成垦区内的统一建制（1960年4月，各农场均改按所在地，就地命名），垦区农场群体正式形成。

1958年全年生产粮食267万斤、牛奶29万斤、棉花3.36万担、蔬菜6151万斤、牲猪2500头、鲜鱼169万斤，创产值387.9万元，为武汉市人民作出了第一次奉献。同时，垦区人民还在沼泽荒滩上开挖排沟渠，清淤灭螺，修筑道路，继续建设生产、生活基地，步入了日新月异的历程。

今日垦区

岁月流逝，垦区沧桑。东西湖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了30多个春秋之后，荒湖泽国一去不复返了，“瘟神”疫区基本绝迹了。如今的湖乡处处都是春色无边，万象更新。这个既是武汉市属的行政区，也是全国大城市近郊规模最大的以农业为基础、副食品为中心的农工商一体化、现代化较高的国营农场群体，已有人口17.6万，辖12个国营农、牧、渔场，110家国营工厂，17个专业公司，10个科研单位，2个建制镇。

1988年，全区社会总产值9.42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7亿元，财政收入2868万元，国民收入3.82亿元，人均收入纯794元，农业人均收入859元。截至1987年止，已向国家上交税款1.8亿元。每年能向社会提供大量的副食品，是武汉市近郊最大的副食品基地，市民的“大厨房”。

（东西湖区政协供稿）

东城垸围垦亲历记

匡宗仪 黄健行

武汉市西南方的汉南区，有一片一望无涯的荒湖。古为云梦泽的太白湖水域。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围垦面积11万余亩，这就是汉南区内最大的垸——东城垸。过去，这里为百里荒湖，洪水时期，白水茫茫；枯水季节，芦苇萧萧。世世代代，这里是天鹅、野雁、野鸭、野兔、獐鹿和鱼虾繁衍生息的地带，更是血吸虫的重疫区。千百年来，散居在荒湖中一些墩岭上的老百姓不堪其苦，祈望有朝一日这里变成良田万顷、安居乐业的所在。历史上曾有不少仁人志士试图实现这一愿望。

最初发起兴建东城垸的人，是潘养之、潘毓藻兄弟俩。

潘养之，生卒年月及身世不详。潘毓藻（1898——1986），字范五，汉阳永安乡红城堡人，1920年7月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1922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水利专业，并于1925年12月毕业。潘家在红城堡生息400余年，历13代，到潘毓藻这代，仅存两户，大都死于血吸虫病。潘毓藻少年壮志，常思造福乡里。早在1916年就读于中学的时候，即与其兄养之奔走呼号于汉阳的东至山、邓家口、塘江山、黄陵矶一带，邀集地方知名人士和农民代表在今桐湖农场的山牛头集会，筹划修筑垸堤。毓藻其时年仅弱冠，参与商议，并撰写修筑东城垸堤的计划纲要。因所建大垸位处他们的桑梓东至山之东，故名“东城垸”。由于地荒民

贫，规划宏大，资金难筹，“计划纲要”成为一文纸空文。

1921年，哈汉章重理围垸大业。哈汉章字云裳，汉阳城区人，回族，约生于咸丰末年，卒于1935年。他曾赴日留学，出访法、英、德等国，武昌首义后任陆军第八师师长，充袁世凯总统府咨议，主持北洋武备学堂。1921年，北洋武备学堂学生萧耀南任湖北督军，邀哈汉章回武昌定居。以后，成为湖北将军团（共八大将军）的人物——“威武将军”。

哈汉章退归故里，对汉阳地方事业颇为热忱，尤其关注水利事业。以其德高望重，倡议兴筑东城垸堤。聘请工程技术人员，经几年勘测设计，修改了潘毓藻的“计划纲要”，对原定范畴加以切割，分而治之，形成了现在的世城垸、银莲湖垸、曲口垸、洪北垸和东城垸五大垸。他提出了《东城垸堤工程计划书》，筹得数以万计的工程款，1924年组成东城垸工程处，并任该处主任。自此，人们梦寐以求的围垸理想开始付诸实施。

1924年，哈汉章招募数千河南民工，修建大堤。据口碑材料说：当时用内径见尺的大杉树打桩号，50米一根，100米远搭一座大工棚，因管理不力，民工大都白天睡觉，夜晚把芦苇当土方压上堤，无质量可言；又因资金难筹，兴建的几年间，时断时续，直到1930年才形成一个大概。堤成悬榜：开荒三年不起课（不纳堤税）。于是，强者纷至沓来，他们插旗为标，画区为界，占地为主，分湖为霸，东城垸最后被四个恶霸地主瓜分。他们勾结官匪，豢养打手，私买枪支，盘剥渔民、农民以及东荆河上的过往船只，坐享天上飞的（飞禽）、地上跑的（走兽）、土里长的（青草芦苇）、水里游的（鱼虾）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除了垸内的百姓深受其害之外，附近的一些州县，如湖南、嘉鱼、簪洲、汉阳等地的求生者也遭受地主、湖霸的欺压盘剥。垸内的蚂蚁河、滩头河上经常漂流着无名饿殍的尸首，荒草芦苇丛中经常听到无告的哭声。